

三味夜话(69)

雪夜品文

——蒋静波小小说品读研讨

叶辉

奉城入冬的第一天,2020年三味文学沙龙的最后一期。

飞雪像是为了庆祝今年最后一期沙龙的举行,在沙龙开始前夕,突然降临了。人们瑟缩着从忙碌的夜色中进来,接下来就是温暖如春了。三味书店二楼是文学沙龙的常驻地,这里总是洋溢着文字的温暖。

蒋静波小小说品读研讨,是今天沙龙的主题。参加此次沙龙的有作协成员,有理事读书会的文学爱好者……79岁的汪知羞说,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,年龄不是问题。能与众多文字爱好者研读蒋静波的小小说,是发自内心的期盼。

蒋静波说,作为作者,她带着耳朵和心而来。倾听读者,了解读者对作品的感知是今天坐在这里的目的。蒋静波为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宁波作协理事。她先期以写散文为主,出版作品《静听心声》《时光与野草》等散文集。近年开始创作小小说。

沙龙开场,蒋静波谈了小小说及闪小说的特征,以及她创作的起因和磨写过程。她说我们平常在说小小说,也包括闪小说。小小说、闪小说首先是小说,具有

小说元素。但与一般小说相比,它们的体量更小。小小说只有1500字左右,闪小说600字左右。与故事类的小小说注重故事或情节不同,文学类的小小说注重细节。

蒋静波创作小小说,缘起2014年谢志强老师的推荐。谢老师对她初期的一些小小说文本不断指点、修改,最终使之登上了《文学港》期刊,并在当年的浙江小小说述评中给予较高评价。2015年沈国民老师为她的小说作品写了评论《贯通在小说和散文之间的诗性》,并且经常为她指点迷津。目前,蒋静波小小说创作已达一百三十多篇,发表了一半多,其中半数以上在市级以上诸多刊物刊登,成为甬上小小说作家队伍的一名主力队员。

本次沙龙在蒋静波的小小说中,遴选了五篇进行研读。这五篇分别是《丢失的性别》《寻找雪山》《尿泡牛杂面》《表达方式》《蛋盲》。五篇小小说,通过预先发布的方式,给了与会者充分的阅读时间。在沙龙的互动过程中,品读者纷纷表达自己对蒋静波小小说的理解和感想。

卓科慧说,我认识蒋静波很多年了,从她的散文到现在的小

小说,是两种不同的感受。她的散文较为唯美,小小说让人有强烈的代入感,文字更加凝练,具有诗意。看完以后就像吃奉化的烤牛筋,耐嚼,有味道,回味无穷。杨洁波针对具体文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,如《寻找雪山》这篇,她认为对于主题的表达略过于直白,捕捉人性的荒谬感可以更深入一些,似乎过于温柔,缺少犀利感。她谈到与《潜伏》原创者龙一的探讨,建议小小说的拓展空间可以再放远一些,比如放到古代或者未来,寻求多次元的写作。沈国民把蒋静波的小小说比作多棱镜,认为文本发出的光点,阅读者感受各不相同。创作的人物形象大于生活中各种人物角色,文本辨识度极高。他认为蒋静波的小小说,一是具备强烈的主观感受抒发和主观视角的观照选择;二是故事的隐形和表现的删繁就简,这两者使小说呈现空灵的诗境。再读她的若干散文近作,看到它们与小小说的互通之处,也看到两种文体之间的边际在某种程度上消融。

理享读书会的品读者从自己的视角发出了见解。对于《寻找雪山》这篇,有人认为暗喻人生的几个问题,我是谁?我在哪里?我要去哪里?也有人谈到这篇小小说虽短,却让人感知了在这个社会上人们那

种孤独感,不断上路,不断寻找、失去。有位替女儿参加活动的妈妈说,非常感谢这个咏雪之夜,她边吃晚饭边看完蒋静波的小小说,对其中《消失的性别》极有感触,认为主人公消失的并非只有性别,还是人类本身的追求。原先那些在我们梦想中的东西渐渐远去,慢慢消失殆尽。而小小说给了我们警示和重燃的希望。

沙龙上,很多人对于《尿泡牛杂面》这篇有些不理解。蒋静波略带些作者的狡黠,笑着解读到,牛杂面晚上我刚刚吃过,它是我们大众化的食品,可以说是上不了台面的一种食物。尿泡是我自己发明的,特地加在上面。是为了让它更加低廉,也更接地气。这篇文章将一个思乡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呈现给了读者。但无论怎样回避,每个人的灵魂都藏着一个抹不去的故乡。对于其他小小说,蒋静波也作出了从作者角度的解读。

今天是无比美好的一个夜晚。行在路上,雪片迎面而来。有人埋头而行,有人歌以咏之。我伸手抚弄,并无凉意,譬如文字。

雪花就像一篇篇轻盈的小小说,带着特有的诗意,在江滨的夜空飞舞。

博物馆里老墙门

陆萍萍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逛博物馆成了我的喜好,尤其是家门口的宁波博物馆常常让我流连忘返。

沿着围墙漫步,顺着线条延展,在古典和现代的海洋隧道间穿梭,抬头仰视古朴而时尚的独创外型,旧城改造时留下来的上百万块青砖、龙骨砖、瓦、打碎的缸片等旧物,唤醒了沉睡的记忆,淋漓尽致地阐释了江南民居的特色,“一江烟水照晴岚,两岸人家接画檐”。

《“阿拉”老宁波——宁波民俗风物展》,生动直观的复原场景,一物一景令我思绪穿越时空,一次次走进往昔,恍然间不知今夕何夕。

“宁波老字号”“宁波老墙门”将“阿拉”老宁波——民俗风物展示得活灵活现,在幽深光滑的青石路上徜徉,在记忆犹新的街头巷尾流连,仿佛回到了儿时某个弄道口,犹如迎面碰见了久别重逢的老友,令我记忆深处的那份温暖瞬间倾泻而出。

“阿拉老墙门”,亲切熟悉的室内摆设,古朴庄重、简练素雅、高屋敞院的大墙门,那里是我生命的起点,快乐的源泉,那里有我梦牵魂绕的少年童趣。在“莲桥街,采莲桥,横河头”,有一幢“独门多户”的大墙门,厚重的大门上有两个圆形大拉手,童年时总踮着脚尖去撞击大门,听那洪亮的“当当当”敲门声,还喜欢进出大门时顺手去摸一摸一粒粒鼓鼓的铜质铆钉,一敲一摸,一声一响,儿时的记忆从触摸的指缝间一点一滴流淌出来。

那是一栋坐北朝南老式大墙门,前后院一边由一条石板小弄道相连,另一边与前院的楼梯弄相接,而所有房屋内都有一个互为相通的

内门,听老人说,这里原本是一家大户人家的私宅。进入墙门,一个开阔明亮的大天井犹如一位慈祥的耆老迎接家人,前院正房三开间楼上楼下,木门、木窗、木楼梯、房内金漆地板锃光瓦亮,屋内墙用厚木板隔开,居住着六户不同姓氏的人家,后院偏屋也是楼上楼下小二开间,分别住了四户居民,后院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公共大厨房,每天开饭前大厨房你进我出好不热闹,碗盆锅瓢的对话,切炒余煎美妙动听的厨房交响曲,“宁波烤菜”“咸菜黄鱼汤”“葱烤河鲫鱼”“糖醋烤带豆”……香溢满院,常常让人垂涎欲滴。后天井有一口冬暖夏凉的深水井,井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,淘米汰菜刷锅子,洗衣拖地揩席子,大人们常在井台旁一边忙着手中的活,一边家长里短、谈天说地、说说笑笑,365天洗刷不停,趣事不断、笑声不绝,无声的井台见证了家家户户的喜怒哀乐。虽然十户人家的家庭背景、文化差异、经济条件各不相同,但不妨碍左邻右舍友好相处,“孙爷爷好”“阿萍小心别摔了”“丁家姆妈下饭买来了”“噢,依上班去了”亲如一家人的温馨问候让柴米油盐的平常日子过得热闹红火。所有小屁孩睁眼推开房门就疯玩在一起,春夏秋冬穿梭于前后天井和楼上楼下,欢声笑语撒满楼道巷口,相互间都亲切地叫“xx哥哥”“xx姐姐”,没半滴血缘的“一门多户”老墙门邻里“关门一小家,开门一大家”。

博物馆里的老墙门已成了“阿拉老宁波”的历史片段和文化符号,收藏着宁波的历史,承载着城市的根和脉;心中老墙门,是情感的追忆,心灵的寄托,一次次敲门声撞击出一串串邻里情愫,一桩桩往事串联着一段段美好故事……

栗子熟时

潘玉毅

走在街上,随处可见卖栗子的人。桂花栗子、糖炒栗子……响亮的叫卖声从耳朵钻入味蕾,诱惑人们悄悄向其走近。

也不需要很多钱,只消买上十五元或二十元钱的栗子,就够一家人吃上好一会。吃栗子时,用牙齿将皮轻轻一咬,顺着咬痕剥开来,取出里面的果肉细细咀嚼,喷香爽口,极是美味。事实上,不只炒熟的栗子好吃,生栗子也另有一番味道,不过现在的人多半只能品尝到栗子炒熟时的滋味,而不曾瞧见它生长在枝头的样子。

栗子一般为人工种养,山上或地里皆可生长。栗子树笔直峭拔,像一个身材颇长的少年。树上枝繁叶茂,栗子成熟时,树枝上一个一个圆形的“球”密密地抱成一串,“球”上有刺,像是受了惊吓团成一团的刺猬。大人用工具小心地将其摘下、剖开,而小孩子显然没有这份耐心,多数时候会连着树枝一起折断,放在地上,先用鞋底来回摩擦,待把刺磨得差不多了,再用石头凿开一道口子,剥壳取肉。

但凡摘过栗子的人,即便是老手,也时常免不了被刺扎破皮肉。大概是栗子的美味太过诱人,刺带来的疼痛虽然难忍,还是不曾挡住孩子采摘的热情。有时树太高,梯子又爬不稳,有趁手的杆子用杆子

敲打几下,没有长杆在手,就用石头对着栗子猛砸,砸一颗剥一颗。运气好时,成熟的栗子会从树上掉落,于是,孩子们便又成了树下捡栗子的人,如是种种,倒也不失为乡间一道别样的风景。

除了栗子,乡间还有一种与其形状相似的果子,叫毛栗,是野生的。它们不仅树干枝叶相似,果实也如孪生兄弟,若要说区别,大概在于毛栗比栗子要小一些,像营养不良似的,难得瞧见一个胖的。这一点,树与果实皆然。在我小时候,山上的毛栗树很常见。因为毛栗树是无主之木,有毛栗树生长的山就成了孩子们闲时常去的地方。

其实,一番忙碌之后,也得了多少果肉,可对于小孩子来说,多与少显然无关劳动的意义。与如今不同,那时农村的孩子很少会把栗子或毛栗煮熟了吃,或者说,他们也等不及煮熟的过程,每得一颗就迫不及待地剥开来吃了。好在栗子和毛栗生吃同样美味,吃起来脆脆的,味道有点儿近似凉薯和荸荠,却比凉薯和荸荠有嚼劲。因是自己亲手采摘而来,便愈发珍惜,连味道也更加甜美。若是运气好,多摘了几颗,就放一把在裤兜里,留作零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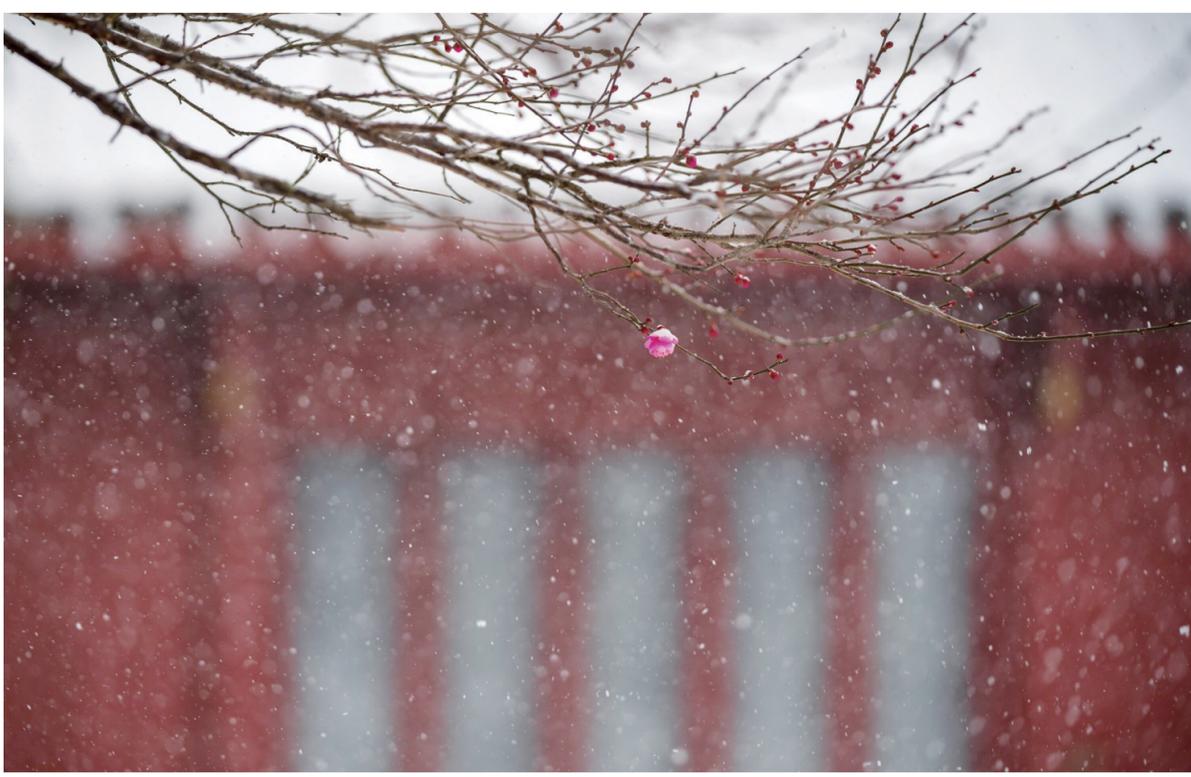
时光荏苒,以往的一切都成了记忆。只是人有一项本领,那便是睹物思人、触景生情。譬如栗子的叫卖声响起时,思绪便跳过眼前的人和栗子,回到遥远的从前,树上的栗子和栗子树下的人纷纷跑至眼前了。

减资公告

经股东会决议,本公司决定减资,由原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人民币减至壹佰万元人民币,并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工商变更手续。

特此公告

漫威教育科技(宁波)有限公司
2020年12月17日



瑞雪兆丰年 韩晓霞 摄

乡村的冬夜

江泽涵

暮霭自天与山的合缝间释放,深沉却急促,乡村冬日之夜便始于这一刻。炊烟在那些并不密致的青瓦屋顶飘飘袅袅,老辈人从不觉这烟呛鼻,相反亲昵地叫作饭食之香,幸福之味。

小时候,我家二老收工总要比邻里晚些,所幸奶奶手脚利索,淘米生火,蒸芋艿、炒青菜、放菜汤,也是一晃的事。旧时常三餐讲“食不言”,这会儿还不如外头风声清爽。这风出自毛竹山腹地,因山形活像个漏斗,几度绕不出去,待它发作起来,就奏响了毛竹的自然之声,也催动了檐下的木格门窗。

我愣愣扶着发黄的白瓷碗,嫌粗菜陈米饭吊不起胃口。爷爷说吃得舒坦。他向来视晚餐为三餐之重,这也合乎人情,忙作了一天,可歇至凌晨鸡鸣,瞅瞅老伴、逗逗孙辈、喝个烧酒,图的是知足惬意。奶奶总会早一步离座,要冲汤婆子捂被子,她从不用电热毯,一来费电,二来难为启齿,老骨头不中用了才要靠这玩意。

奶奶收拾完灶头,打一盆汤罐水,要我把手浸着活络,我畏寒,但光着手也能乱跑一天。一会儿后,她咬着牙摩挲我的手掌,已黏牢的污渍像米线一样化开来。“你看看!”接着细细擦拭我脸庞的凹处,然后很宝贝地从橱柜里拿出一个亮瓷色小罐,这是旧岁月的高端化妆品——面油。她伸出小指,指甲不长,专作干活用,勾上一点到掌心,在我脸上均匀地抹开,完后也往她自己脸上过一下:“真香!”

夏夜里,纳凉闲话、望月逐萤、听蝉寻蛙,多姿多彩,一到冬夜明显单调多了。至此已可以上床,然而,也不会马上睡去,要坐会儿被窝,拉天扯地。我接着奶奶的细脖子,要她讲故事,她不会,于是掺些鬼怪胡说一通,我笑得顶起了被子,她也笑了,似完成了一桩大任务。我那些姨婆姑婆过来做客,那准没得消停。奶奶取几块大木炭,放火盆里越燃越红,几个老人哄我睡去后,就围着火盆诉说半世的酸甜苦辣,一下哭,一下笑。我若半夜醒来,她

们多半也进了被窝,黑灯瞎火,依旧说着那些我烂熟的事。

当时家里装了一台十八时的彩电,可稀罕了,由于奶奶拮据式省电,便近乎摆设了。多年后,我还老拿这事揶揄她。瞎编的扯谈都能听人迷,何况至今仍为经典的剧集,不经意看一眼,就能看进去,奶奶只要看进了也会追剧。在乡下,一年也听不到人说两回普通话,要没了字幕,脑袋更加跟不上,可越剧不同,发祥地嵊州一带的方言接近奉化话,奶奶她们都听得懂。我还不不懂说的是什么,只看镜头就会惊呼。隔壁婆婆听了,鼓起喉咙:“你们也看这个啊!”奶奶应声:“我眼泪都出来啦!”那时演的人和看的人仿佛情感格外充沛。印象最深的是张弓主演的《珍珠塔》,看那“势利姑妈”的嘴脸,愤懑不已,真可恶的姑妈!

以慢拍和淡泊映村乡村生活的清素,总觉得是都市人片面化的审美。乡村之夜并不一直静谧,也可以谈笑风生。上世纪末算作乡村的一个断代史。为除贫困之厄,有小半年的晚间要挑着油灯战斗。本村

放眼是毛竹,世代篾匠,以编箩筐为主,少数做洗帚和笤帚,邻村一小厂会来收购,有时出货紧张,会多加几块钱请爷爷加班加点。这时,斧砍刀削,竹片鞭地,盖过了风声,而我依然倒床就睡。

村冬之夜要延绵到六点多,天幕尚未开启,窗口已映上灶膛的光。爷爷若赶了通宵,就不着急吃饭了,他架起手拉车,满满一车扫帚,先给人家送去,拿到现钱的一刹那,心里怎一个暖字了得。天乍亮时,鸡笼上、菜地上、砖墙上,还有瓦盖上,都结着浅浅的霜花,一派清丽。也有时候,一上午灰蒙蒙的,等不到一寸曙光。然而,不管在哪儿、何时,村人都会怀着某种期冀。

现在的乡村倒真有点陌生,而我所熟稔的那些恬静的夜,哭哭的夜、鏖战的夜,呈现的才是完整的乡村原风貌。偶尔去拾遗那些久违已久的物人情,或深缅、或忘怀,还记得一小些,亦憾,亦幸。

清冬时闲居乡间,风眠向晚,再度聆听夜之声,隐隐然,清风拂拂,竹林沙沙,宛若天籁。

三味书店 · 您的精神家园

关注我们
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
三味讲座/新书发布等活动
订购店内微店上线
足不出户,送货到家

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
地址:宁波市奉化区栎东岸路175-195号
联系方式:0574-88571555 88881168